

黃陂縣志卷之十三

文林郎知黃陂縣事楊廷蘊纂輯

原任監察御史補授縣丞李成紀
署教諭事舉人邵光祿
叅訂

藝文志上

記

序

議

詩

自昔文獻並徵必取歷代紀載而釐定之蓋文字
所傳即事蹟所由著也故瑱珉金石之林簪筆簡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乙

函之末可以考政可以觀風藝文願不重哉茲於
二程特編外一切記序文移詩詞歌什凡爲陂而
發者悉爲哀輯非侈春華實以紀往昔示來茲也
况其間事關國恤議切民瘼闡發地靈咏歌盛事
者乎我

國家崇儒右文柱下名山無弗廣搜博採以誌國華
屬在西陵文獻猶在敢不亟採諸家之潤以備太
史之觀

記

修城原記

王 霽

童建極二年歲在甲戌冬十月朔黃陂縣城成週九百八十三丈九尺有奇高一丈八尺橫一丈二尺六門各樓七各有郭水閘四座冷舖十座晝夜遺邏鈴柝是節外姦潛奪內犬靡恬巍然一巨鎮也士民欣欣奠厥居邑大夫劉侯命予紀事昭實以垂遠余閒曠日久誠懼不文繼思父老相傳正德六年劉賊南驅越關直畧陂邑陂無城不攻自陷民以之荼當時官民莫不仰天切嘆以爲無險可守信無城無縣無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二

縣無民不能苟安於一日也及事平上之人安于無事下之人恐其勞已城工之議遂寢矧陂邑雖微去中州界不出百里南至會城止八十里誠爲楚之北門有識者謂陂邑無城盜寇之入直驅江漢是楚無門戶楚不克全矣惜太平日久無以是議上言者茲聖天子嗣統之初紀元萬曆相臣極臯夔伊傅之選以天下爲己任簡賢進良敷朮治理環海內外罔非□人興廢補敝百度維貞維時我大中丞趙公奉命□□吾楚懷經國遠慮以楚比空虛欲築城以保□

□天地相爲悠久國運其永清矣豈止保障一二世已哉是役也綱紀於上昭憲酌情務得民心又我大中丞汝泉越公先巡按監察御史念庭舒公後巡按監察御史石龍李公清理戎政巡按監察御史梅岩李公皆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也綜理于中酌權應務隨宐處分求不拂乎民情者分守武昌道文岡鄭公分巡武昌道大梁劉公江防兵備道金溪戢公皆深切民隱贊畫多勞者也至於錯綜斟酌動中機宐不苛不弛俾費罔官損役匪農妨則我太公祖潘公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四

邑大夫劉侯尤爲勞瘁潘公諱允哲直隸上海人劉侯諱起鵬江西太和人其寬明仁恕德冷人心者俱難盡述茲因紀其悅以使民之一端云其忠愛勤事夙夜匪懈則署印蘄州同知陳汶縣丞吳崇儒主簿陳生春典史黃朝正於例得書以紀勞焉若夫給發區處錢糧一毫無預於民悉鏤諸碑陰以俟考云爾是爲記

興復帶河記

鄭 佶 邑人

黃自宋人即夫子廟爲學今學官其遺址云學有帶河一道蜿蜒餘三里發源於東坂而西抵黃婆橋之隩濼支滲瀘引流積潤深淵可舟層氣縈紆吐納灑河達於江漢縣誌所謂西滙七澤之雄是已誠山川之委會而元淑之所鍾也天聖中程叻道伊川氏誕生焉遂繼濂溪之統爲是邦重信有地靈然哉迨國朝文教載熙侏屺益盛吾黃士每大比登省試輒四二人少亦不失一二雅□多士焉嗣後豪民浸塞河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五

流遂失故道堪輿家率謂非宜以致科第寢沓於舊士論憤惋久之然民恬其姦而官難其請未有以興復言者隆慶改元蘇大夫由諫議來視邑事廉平懋著剛斷□資釐弊剔姦百度振舉士民甚親之尤加意學校授文發蔀士習一新迺諸士偕諸文學金君洋楊君止蒙朱君天啓遂定興復帶河之議進白於大夫大夫曰此吾責也命急復之於是計家受力駢力赴工曾不踰旬河乃用復諸生謂是舉也俾百年晦蝕得還故吾人文昭焉風氣萃焉是可無紀乎相

率而請記于予維予曩爲諸生時願瞻斯地每爲□
平逮占仕籍過故里展謁廟下屢白於有司不果復
迺今不勞餘力一朝有之予之喜與諸士均也敢以
不文辭竊維國家望治於士羣士於學設守令以提
調之然而勸率曲成于常格之外者嘗艱其人今大
夫歸百年已失之地以興起後學可謂達風教之本
矣固宐諸生欲勒諸石志不忘也雖然是豈足爲大
夫報哉所望於諸士子者蓋於帶河乎觀乎觀於盈
科後進之序以定其志達於及泉學海之喻以要其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六

成明於澤潤生民之術以擴其用斯所得於伊洛淵
源者深矣則將爲東序之珍奮跡明時繩屺繼耀不
有殿前及第經筵說書如明道伊川者乎是足昭大
夫以人事君之義乃所以爲報也予旣以是復諸生
之請并係之詩被之歌頌以鳴盛德云大夫名景和
癸丑進士蜀之瀘州人詩曰 廟學肇自宋元中國
朝承運文教崇山川排秀輝王宮有□浩淼源于東
中渟□積何恢弘一方淑氣茲攸□譽髦繼出功業
□豪猾那復知山從宅園侵塞帶河淙蠢茲敢爾□

修學原記

副使沈

鍾

金陵人

湖藩屬郡黃艸控江漢匯流之衝東北隅巋然一大形勝黃陂爲郡屬邑迤西相望百餘里許地衍而夷民畊漁而庶且富宋時河南程公珦嘗尉於是秩滿不能歸回家焉明道伊川兩夫子實生於今之程鄉坊斯則地靈而人傑信有徵者邑固有學其儲養人材漸漬兩夫子遺化數百載如一日出而掇科躋仕者代不乏人學屢廢屢修具見邑誌乃者文廟兩廡櫺星戟門與夫講堂齋舍歲久寢爲風雨所蝕幾弗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八

支學論宐山楊君樑早以詩名家始至倦匕跡魯僖思樂善教故事忽仰而嘆曰茲學殆廢也與哉吾固不能坐視盍修諸爰括私藏得百金願罄出以助工費白於提學僉憲廬陵陳公鳳梧公允之併謀於侍御交城李公天賊曰茲吾事也爰委郡判南城黃君壽戒以毋擾民毋濫費隨所酌量務爲經久遠大計黃君素清白吏畧無事於戒者夙翹仰侍御公風裁蹇諤仍靜重果毅有爲承所委私心頗快首捐俸資爲倡邑今程鄉徐君繼之司訓會稽孟君韶成都徐

廢而修固矣爲人材者視學之修亦知所以自修也
乎夫人材平居於學游焉息焉孰非誦吾夫子者在
易曰修辭以立其誠曰修業欲及時在大學曰修身
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然此正今日儲養於學時事
儲養於學果能立誠以修辭及時以修業格致誠正
以修身以之掇科躋仕直若探囊取物易也然者尙
異自身修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小則爲天下國
家用大則用天下國家隨所用之大小而小大其用
以應之夫然後於皇明建學儲養之意庶其無所愧
哉抑其學掇科者固不乏然或一二而止乃今丁卯
連得雋者有三斯固學諭善教之明驗而廬陵公黃
莪樸棧之道化亦斷也乎其不誣者因併書之以爲
記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

提學許宗魯

咸寧人

黃陂廟學創自某年歷歲久遠戟門之外亘以通衢
越衢直前爲神路左右夾居民屋民屋南路盡爲泮
池市喧蓄穢行道往來疆里隔絕目者鮮不病歎然
卒無所改作學之官師若士患焉嘉靖元年十月按

察司副使新安陳公昌按部廟謁周頤登堂晉其屬
曰凡居業之區尚靜凡妥神之區尚潔凡卜基尚昭
通而方正余目斯學皆戾之夫學以居業市喧雜焉
廟以妥神蓄穢褻焉且基塞而昧缺而不整果何以
爲學哉余其以改作焉於是諸生高颺席上玉輩以
改作之事爲書上請邑人潘子剛復以宋縣令贈開
府程公遙縣尉贈太中大夫程公珣合祀之議寓書
於公匕乃會最其事下令於縣知縣周音教諭衛熙
輩集議於衆匕咸協議復於公匕以其議聒裁於巡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乙

撫都御史張公琮巡按御史何公鰲馬公紀咸報曰
可乃於是規度維詳盡易民屋改易其衢咸屬之學
東門拓地五丈八尺有奇池前視門加二尺有奇直
引一十六丈四尺門西廣五丈池前加門八尺直引
視東準蓋昔邑民江允鳳胡朝輩之業償以庫金二
百三十四兩有奇官無強令民無戚容欣然就謀稱
平允焉明年二月朔經始其事畢撤民屋通貫開朗
乃遷戟門於故池之所縮池居門中池東爲名宦祠
西爲鄉賢祠次爲儀門殿堂齋廡仍舊增文飾漫靡

不周備工方次公復申檄同知趙以敬覈之覈如初計事舉精實無侵漁苟成同知且以學門參差爲議公乃又易段需之居以闢學門學門廓如工成之日途歌里謠民不告勞官師修職士子講業靈神妥康邑序改觀各獲其所熙乚如也舊名宦祠止祀太中公珣至是公採潘子民之議竝祀開府公適初開府今黃陂卒於官太中貧不能歸卽寓居焉太中後以蔭錄尉黃陂實生二程開大其業按逸志曰適令黃陂以清謹聞今卽太中貧不能歸則開府之贊可考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二

而發祥昭德鍾於二程則又□知慶源矣故開府世祀爲合□蓋程氏俱祖新安□將軍忠壯公靈洗公於二公有宗□焉又明年七□望有司告完公謂宗魯有司學之責屬以碑誌以□永久許宗魯曰余讀春秋見魯僖公修泮宮復闕□史氏嘉之實頌焉至今百世號稱賢侯此何故也□施政在實其本宣教莫先於學昌風□材務期爲□程公是舉具其美方諸古昔宐有頌□乃作詩白□維我皇綱紀四方文教用章百四十年□作□傳乏化如天人材鬱興川

流日升是繼是承惟此南國首濡帝澤思邦之式瞻
彼學宮閭闔混同開拓誰功學子戚如聖靈疾如訊
其賁如憲臣惠來載度載思曰余任之乃召邑令乃
謀庶姓爰集嘉政邑令維勤庶姓維歆實崇斯文既
定爾規爰拓尔基不刊不虧邑有哲人履淑蹈純先
覺我民究厥慶源開府肇先太中象贊風流逮今山
高水深秩乚德音既開學官戟門窿乚泮池溶乚禮
殿有翼既闕且闕聖靈妥戢奐彼高堂學士來同彝
倫攸剛載啓新祠仰止在茲百世本支肅乚憲臣啓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二

廢聿新爲政在人咨爾來學懋修有恪憲臣之作魯
述是頌膚功此綜由於有衆

贈張司教改建學門原序

鄭 佶

或問政教異施乎予曰天下無二道敷教所以經政
也士民異齊乎曰天下無二治育士所以康民也張
君教黃陂三年臯比商道軌物作人無容殫述今陟
黃梅令以從政爲職而猶不忘於諸士也謂予曰學
者得聖人之門爲修息之地將以成材效之用而昔
之徙門不審多士病焉非所以廣弦誦也吾必遷復

□星之右可乎予惟往歷郡縣每以興文造士爲□
君之心予之心也然且行矣疑不違此乃君之意益
篤咨於士庶益詳請於當道益力齟齬者格弗聽復
其位置拓其規模彤垣翼迴文題日麗笑侈於前瞻
視竦矣而皆出於俸資無煩民力竊念今之以傳舍
視官邸以胡越視章縫者何限而君獨終惠於茲土
此其用心之弘識慮何遠哉夫有乾坤闔闢之門而
後化工流行於宇宙閒小大成象動植麗生焉聖教
之有門則升堂入室之漸而學術事功之所從出也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四

故聖人之道猶天然也魯爲禮義之國闕宮之新猶
待於僖公詩人頌之要莫不以學宮爲重且慎者而
君之急先務智也不勞民仁也興賢育才以需上用
又所以效忠益也以此立教匕莫不爲政矣以此立
政匕莫不爲教矣何也心乎愛士則愛心乎愛民則
愛政教異位而同心者也蒲且子善弋詹何得其術
釣於漢沔之交而盈獲焉其心信且專也楚令尹敖
師其心以治楚平心易政三年而楚國大治其心信
且專也夫敖能移釣弋之心可以治楚君移教士之

心於黃梅謂不可以舉循良之政而厝諸理哉故曰三五之教吏民同游玄化衍而休風流大道行而聲猷遠君之謂矣吾邑舊無城有城自今歲始識者僉謂地氣回靈文獻當盛而君又爲立學門以助其勝時至事起氣機感動昭融旁達信豈偶然當必有鴻生鉅儒應期而出如鄉之先賢明道殿前及第伊川從政說書文足敷猷道足致主以副君嘉育之心者矣此諸大夫國人之光又將圖以拜君賜也於是諸生相與歌曰皇矣聖宮萬古攸崇門墻興復天高日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五

中蕩匕周行維公闢之翼匕正位維公立之魯山挺秀鳳鳥揚庥蜚聲閭闔聖制王猷啓我多士邦國之禎昭公遺愛道義之門予于其行故撫羣言以爲頌

雖靜處端坐如泥塑人不與先生同心法哉世之冗員常品塾道曲學廢倫遺物者以施於用輒大不效是無關於世道人材之隆替焉者其視先生爲何如故荀卿三爲齊祭酒嘗曰儒者在朝廷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使先生匕於先王之世度德授位必有天子饋醬醑爵之禮而今止得施於一方者皆遇也然諄匕以正俗爲訓則已與美政同功而治國平天下之大端已具蓋軌物端而教化行在道不在位也於是士大夫之過端齋者曠然如息於終南王屋之麓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七

而蔭于喬木也先生亦陶然如日居夫子之官牆瞻申天之容樂其道而忘焉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庶亦有得於斯矣予恥其名齋非徒言也忻爲記之昔李翱氏爲復性書明端本誠身之道陸慘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惟行之不息而已矣予亦請援其說以贈先生

建文昌祠碑記

胡仲瀾 邑今

邑故無文昌祠一日鄭生剛城段生養弘侍予坐起而請曰文昌生于周初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爲神爲龍自水府而天官由王者而帝座化于人間世者九十七而一歸之乎忠孝以補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則其所從來遠矣嘉靖閒鄭中憲公佶舉進士邑父老共見文昌玄衣白騎陟降於魯臺之巔今城中有鐵鎖龍潭故名蹟其地遞傳而屬之中憲即以此地祠之以招魯臺陟降之靈可乎予曰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八

文昌固若是化耶大塊意氣造而爲化□一也有變化有教化有風化陵烏蟻螬自無入有命曰變化顯忠遂良礪世磨鈍命曰教化鵠豎矢赴標起影隨命曰風化夫文昌抱炁而神無不之其化也化率軌於綱常而衛翼乎聖道寓教化於變化中也昔周內史有言國之將興神明鑒之予承乏茲土爰神明以鼓舞民志而潛以作新士類神道設殺理有固然則祠之建也又非風化之助乎且予公暇嘗遊覽所爲 龍潭諦觀景物春則水滿四澤旋丘如壁迤邐浮桴遊

漸次修舉兢匕焉圖維政理以仰副朝廷之德意口
無負承宣之寄此余與嗣令者之責也若夫邑里之
山川形勝贊哲風俗自有紀載不敢贅云嘉靖四十
二年仲冬長至日題

白雲洞記

方與時 邑人

予少日好遊足跡幾遍宇內或叅雲朋霞侶于名山
大川或訪耆賢碩儒于雄都會府雖未可謂盡天下
之大觀然亦不可謂之未具隻眼也山于東南稱清
幽於西北稱雄壯而人文風物亦因之楚於其中有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乙

雄壯焉有清幽焉故古稱楚材爲盛亦猶山川之冠
絕於東南西比也黃陂于楚爲要邑山川之勝尤爲
奇絕而奇絕之甚者尤在於木蘭之白雲洞焉蓮湖
環其左玉屏峙其右珠簾叅其前琳岫拱其後山幽
水秀花木長春几案亭臺皆石琢就蘭長於雲之中
雲瀰於蘭之谷香氣襲人清風可淑至於掬古洞之
流霞覽絕巘之遺跡見其眞陽伏穴點雪成烟瀑布
淋空流泉激電幽遐瑋瑰之狀其殆猿狖之所家而
魚龍之所宮者乎說者調前代異人應圖冲舉而留

藥竈丹爐於人間者又謂上方仙子凌雲御風而行
飛神謁帝之術者其信然乎其誠別一洞天乎其奇
其怪遽未可以悉數也大概形勝豐隆凝厚則如太
和之紫霄峻嶒壁立則如北岳之天柱逶迤紆曲則
如雲夢之鬼谷焉參苓芝木諸藥備產採而服食可
以忘饑即使不藥不見道者居之亦當作物外高流
遺世獨立於煙霞之表也夫山川之靈異如此而人
文風物未免因時高下天地之氣固自有限也然亦
係人之振拔流俗以能不負山川之靈何如爾昔二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二

程夫子生於是邑長於是邑晚乃歸洛其道行於天
下後世如日中天而胤靈之鄉獨寥々焉此後學之
責也方其築臺望魯之餘因嘗游衍於白雲深處白
雲之東有山曰道明亦因夫子而得名也夫召伯聽
政於甘棠周人因之以思召伯况賢人君子生長游
衍之所乎邑有二程祠祠近大市前後皆通衢於學
者藏修未便予欲於白雲深處建立精舍以奉人子
之道以與同志共相講習以明絕學追維少日不忍
汨沒風塵而慨然有志於斯道者非性然邪因與夫

子異代同鄉有感於流風餘韻而興者也第□資質庸下學之既久而未有成章甚矣予之不類也然天下之事一人成之不足衆人成之有餘建功立業者固然學問之道亦然予因爲山川人文之說以風動乎豪傑之士云隆慶庚午歲春正月記

趙先生去思碑記

耿定向

黃安
邑人

趙君以順慶訓補陂諭凡二朞遷岷府教授以去陂之二三子意若未慊者相率而請於予曰趙君教陂德我多士越多士德之公主斯文盟且喜揚人善願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三

爲我文其實碑之予以爲世所稱守令者得專城民社而吏焉條析興革講究利害深仁浹洽而後所去志思□廣文論學□業而外無甚奇絕者即德士而何碑之爲事蓋未前聞矣而予在事四方又竊觀其廣文所行事有叩之無聲擬於泥塑者似誠實僞也罄折事上官自甘卑垢者似恭而實諂也挾詭謀恣狡算法外立規似厲而實荏也脂韋易悅骯髒罔協爲和爲介而實險也割毡示愛吹毛求察爲惠爲明而實私也其所弛張不槩於聖人之道所謂去則令

人思焉不置者良未易議今趙君名爲司教僅二年所而士固德之奚處耶諸弟子曰唯也否也吾師乎吾師乎束脩之贄慎于所受以爲他博士先其有所訓誨也剔腎腸劇肝腑恐有隱識譽一善恐未竟偲偲焉訓不迪恐弗革匿之恐若傷接之無違禮無厲聲忠實爲持名檢自飭涵養純粹不見畔岸而於強毅博捷者亦未嘗不濟其間故其在則依去則思陂之士何可一日忘吾師也且先是有金華朱師者名天啓先本實敦節義倡明聖學揭日月而行中天諸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四

聞者今且併志不忘是三代直道之公猶在人心其亦驗學之不可不致於信以無詭於聖人之道而欲信於人其亦有所先耶予往督南畿學討諸士而訓之每欲躬至精神以行吾所信而條下學官行有不盡於意者則身先之謂何迺今君贊矣而劉君鯨趙君一鶴亦相濟美斯士人之盛際與願從多士之請勒其言於石以爲後事者師趙君名嘉煥字天章即楚之岳州人爲之詞曰天子勅師教彰厥修輔植敦朴覃宣化猷士庸作求矜能炫智刻志爬撿良者不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五

闡益怙其偷惟士之羞君邁厥迹含弘優柔令終如始人罔違尤南山之石蒼匕寒秋世公之休萬曆十二年甲申季夏月題

陳先生去思碑記

張濤
邑人

蓋嘗居恒思高皇帝廣厲人士至意未嘗不伏嘆仰嘉曰守令擾民聯以師儒俾會道德揭四維而肆之風聲故教雖散官寔以訓分熙洽之務大半今是職如故也陵彝上謂不以剗劇務士謂不以居儻選老生宿學填鐘露崦嵫之戚託于□冷飯□贊關而市

道久矣其然官載不躬之教士事不模之師無間□
□矣夫師職重矣或莊瑩樹體或勤駕覃教或祥愷
布厚於廣厲乃不甚竅余陂程里望象臺山仰跂至
止攸同諸不逃評意予所賭聞於邑庠者丙丁滇之
李戊已黔之王灤風灑士儒范幾爲裂盡海虞之鞏
血氣衰而文墨差強齊興之鄭容澤薄而骨絡頗王
祝來芝城一調迥別兩齋儵曠士至今猶能窺其畔
岸而堂廡珠不凡近其時行修操恬爲方中美範人
倫盛業則有若昆州之楊而壽春之趙亦其流亞嘗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六

彝思津匕不能忘頃復得龍山陳君而士欽其莊而
樂其潤競以媵砥而慝以不閑迨至正文體功令屢
下則示士曰文復古體在人復古心杏之根而松之
葉理必無者其訓切如此至于恤寒士憫危困絕干
請却贄餽又若捐修鑄碣範俗禮儀垂訓箴誠曾不
曰廣文寒官諺有之曰水與魚其惠寔深它如夫陰
陽面背郵其夢所不二也以是稱廣厲而聯萬庶大
何愧夫師道不立上無教化士不親師下無風俗聞
□□□典刑陳先生潞□敢至□□□□□而祝□

猶將百世師所好何阿所服何忘今稍遷先生汝南
碑先生即有先生在也其敢以請噫諸文學知所親
師矣師風教所關設有端誠長者如陳君更迭而處
且碁布於時夏卽四維常張而聯縣官所期風聲於
三代之盛可也陳君吾楚南郡人名珽字君搢其家
世至君盖四世師表云是時襄陽劉君大偉祁陽廖
君應科皆純懿君子履任未久而陳君遷秩去故獨
紀陳君

陳先生去思碑記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七

陳熙字先生者諱耀天中盧氏人也以萬曆辛亥冬
得訓陂爽卓有遠致不作俗士齷匕活計日延進諸
生言德義或時及書史舉子業若不知廣又飯不足
也陂有四時學會講入孝出弟之業諸生有志皆皆
循匕自受寧俛首老師長不辱色於有司庶幾有耻
之意焉而不習其意者或浸入不振先生嘗謂士以
氣爲主吾儕所司二三子爾柰何束縛之若牛馬然
一務強其骨使自浹濯入贄踏陂愈知學矣聞諸生
中貧促者周其婚喪或自朝夕奉或言之長官或勸

貸必曲濟之乃已曰貧士矢志即吾坎壈也三四年間士服其教沐其惠日奮以親丙辰夏以遷秩樂平授當去陂士懷之謀壽以碑黃子曰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天下於人必有所濟况師儒之任乎哉所司者民之秀而人倫風教之宗也存心於是所濟寧可量者先生之不忘有以也古者以君兼師仲尼誨人不倦七十子服之以師兼君尊邃矣哉近鄉校之設日習爲冷局居其地者或謂冠服升斗自熒潤結秀才局已矣不暇及教化事薄其官先生可謂能自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八

厚矣泮宮一片石與程鄉俱永胡敬齋一代大儒也且謂教職不可爲無亦有爲言之乎陂學設之二百四十年矣職是者二百餘人碑者及先生而三爾予在諸生時常炙吳中祝石林先生以教化爲意每言學人祇用耳目便如月用日光三五常闕陂士亦從事心學此均有功師道者與楊極菴先生同官今極菴已有碑傳而石林以成進士去不及碑茲因先生之思并及之云

王邑侯去思碑記

彭遵古

□□郡縣之政本惠養令尤親民者也古論循吏先
尙悃幅而絀苛急非不知矜智鼓能足當才吏之一
映然令張而元氣索矣西門豹爲君治鄴而譽損及
爲左右治鄴而反得拜服於時也朱仲卿居桐鄉無
赫乚之蹟人不見稱及後蒸嘗尸祝一如其子若孫
由斯例觀則畏壘之祀峴首之誌繫所施爾王侯令
陂越三載上計者一檄禮者二剡駕者一侯性簡率
不喜媚合司官行部□□□□而□其大旨以清靜
無擾爲本而發於眞□惻悒侯不□逆人乚弗忍給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九

侯坦衷安意而行之事乚中窾會初下車有宿猾輩
磨洗錢糧簿更數令莫測侯立燭其奸宿猾股栗太
息曰不罹於疆令而罹於仁令吾屬服辜矣後豪姓
某者爲椎埋沈命陰以盜中人事覺多以詐自□終
莫能制侯論捕之遂遠匿邑賴以安邑介楚藩人多
投獻宗老因己產以及人之產者侯曰茲匪吾地吾
民而聽之剗刃於臥榻耶亟芟獻者而是風遂思往
訟牘盈几案侯務教化勸以□陸積月而訟漸省罔
□□棘□于兩造不備之風可謂撮本□□者矣侯

宅心寬恕母重笞辱人雖田畷牧豎咸與鼓舞不以
長令爲怖值胥史入鄉笑弄爲常不懼然避也至其
廬養濟以安□老出俸鍰以葺賢祠幾于王政之大
而里社無學侯構之其於文翁飭宮倡儒意不爲小
補侯詎兢匕清靜恬適以飭視聽之聲哉或曰侯文
剛情深而表璞茹質者不觀天道乎翕則能收韞則
能結卒爲慶雲爲甘雨必不一洩無餘夫嬉遊在塗
令之慶雲也樂利在室令之甘雨也若毛擊鷹摯則
令之摯搶妖青也茲可以辨侯矣侯間者以疾朮歸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

陂父老率其子弟以呼之天曰歲苦旱澇其人不即
倒懸惟侯之賜其鄉之人肩輿而來闐然塞闔闐各
涕泣而言曰所不能臥輪留侯者惟吾二三父老之
耻暨諸大夫國人之戚諸父老曰侯卽不疾歸朝廷
御宙徵上理效立召侯去矣其能長處陂爲諸國人
地乎卓魯賢令安得老守一同也彭日陽曰余觀壬
侯無大炫異而廉約潔己之操三年如一日故所居
紀德所去紀思獨訝世之君子不察僅擬侯於公綽
之倫而短部劇之猷彼于匕而訢匕者誰之福哉宜

平陂之人樹碣以志不忘也俟諱明舉號浙泉廣之海陽人以鄉進十初仕陂令時萬曆癸丑歲賜進士第隣治生彭某拜撰

重建衙齋記

□二南

教諭秀水人

世人所爲深計者何哉奕世之計計子孫也百年之計計一身也有羈旅而計百年者或且笑之訕之彼林宗掃舍子猷種竹不無至意今世居官者不乏矣爲吏長子孫旣非所望守吏四五年去巨僚末秩不三三年去何論廣文不佞庚戌之役不甲而乙是假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乙

犁正臯比至之日衙齋幾鞠爲囿嘆惋者再則謀以俸葺工畢而予艱去癸丑復補黃陂陂視犁正甚焉嗟嗟廣文涼局也世俗之矮簷實清士之仙島乃余再秉鐸再覩岑寂矣雖涼局不堪抑何不自好歟彼掃舍種竹余願執鞭焉時署篆者閔潘君也繼署者陝張君也實圖更新而費且鉅力鮮克舉會有吳□生捐金助予益以季俸于是平而爲舍敞而爲房邃而爲書室軒軒爾迢迢爾始兩閱月而告厥成嗟嗟渺渺居停于我何有藉令輪奐蔚然實且快意而吾

□復不耐此凜扃倘寒毡清晝之□得以少被岑寂
□第余兩受事而兩拮据羈旅爲年安所辭笑且訕
者惟國家廣厲學宮吾儕實董貫事而不□一再計
□課最六館矣諸曹吳奚□□□文奈何躬自屑越
以涼局相厭弃也陂之□□□海虞之鞏初振其
芳豫章之祝繼嗣其響且祝□□去鞏美秩遷斯亦
己事之明效也余不佞無能爲□□不廣教育才以
無墜先賢之明德母亦曰上不負任□下以展生平
萬一爾至于質而不華儉而可久俾居者盡心職業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二

而永遠無圯予與有榮施□工成因書爲記且以告
後之居是室者

邑南河浮橋碑記

黃彥士 邑人

邑河枕城之南東南之民至城者必渡焉河之南爲
官廩邑西北輸糧者歲一渡他遠近以事渡者不具
論河身濶四十丈受江山二水之灌江水徐而久山
水暫而暴盈縮歲不可爲□魯□□□渡而山水
爲更烈往往有溺死者邇□□□□時戒溺益
衆先是贈翁吳二峯公□曰是□□□□深不可

以木石久也以舟便余以內艱歸自關右侍先君子先君子更以見命亾何先君子長逝家居滋久會歲頗登圖卒兩翁之志永利渡者而余弟奇士慨然肩其役議募於衆或以金或以粟布或以木或以石惟家與身是視議旣成而蔡侯適至侯喜曰吾事也捐資率物庀材鳩工集衆授事合志齊力渡以濟又丞貳勤且專始事于二月某日成于九月初七日爲舟三十隻兩岸石馬頭板木油麻釘鐵鎖纜工匠共費千金守者十人歲直一十六兩以除水患警風雨舟

率不敝則油小敝則葺大敝則更以歲間歲間數歲爲度修理之費取諸木蘭山香錢歲四十金派諸田糧石三釐橋成渡者蚤晚行止風雨弗戒喜其成而便其無所擾且見所未有以倍爲邑壯也方作事謀始余意難之議輟者夥及衆志堅衆力齊不數月而卒役成事在人顧不信哉余聞之捐千金之費者規數世之利夫木非不朽之物也是故難成而易敗也歲不油則槁間歲不葺則蝕□數歲不更則盡矣余所爲凜凜也萌芽必折蟻穴□塞識者圖焉力而成

之怠而棄之後之共斯橋者能無念乎蔡侯名懋廉直隸華亭人貳丞錢君名大用雲南通海人董其事者侯信卿鄭國祥胡文煥邑之才足以集事而不惜其力者也

木蘭山真武殿碑記

張

鵬漢川舉人

余不能爲善也而好人爲善余惟好人善也故不敢没人之善某等皆余里中善人也爲善不替齊安之山有木蘭真武祖師發祥處昔人製有金像更歷數百祀而靈光赫濯感應如響距江州四百里許自明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四

季來某某等不惜重繭投謁者頻茲值 大清定鼎後某復糾衆善而禮拜之嗟乎逐播于霜戈電馬者有年而葵等道念如新爲善不替不信然哉余雖謬登賢書尚不能如里中人余媿之好之不敢没之遂爲之記抑有說焉昔 玄帝得道經四十年修持茹苦嘗辛匪如世俗口禰彌陀心懷薑螫者所能幾是宜仰體聖心不徒一朝再朝稽首頂禮而已益以勸進於凡百君子之實爲其善也余之好之終無已也並記

重修學宮碑記

楊廷蘊

興王議禮因革不一惟幸墾之典上與郊天埒尊不以易代者易制其故何哉蓋天爲萬物所由生學爲萬物所由成並列秩宗罔敢軒輊故自辟廱以暨州縣勒爲祀典者莫不今古崇禮焉京師則推樂正司徒郡縣亦皆分董邦教胄子憲乞于斯多士鼓篋于斯虎臣獻功于斯諸若議大禮舉大事無一不受成于斯其嚴重有如此 本朝崇文有加特勅學使檄檄修飭至以學政麗考成雖山陬下邑大巡司之所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五

不及而孔廟則無敢廢墜者豈非同文 盛朝不待列棘觀光而昌 明之象已所至改觀歟三楚人材甲天下然屈宋諸子僅鼓吹騷雅未得窺鄒魯堂奧其得尼山不傳之緒者惟二程夫子而西陵爲夫子過庭舊地羽儀雙鳳從祀廟廷於今爲烈當日登臺而如見孔子亦由彈琴而如見文王是西陵乃至聖先賢寤寐與俱之所其所以邀靈妥侑者已在兩夫子讀書望魯之年廟貌馨香可不加之意歟慨自定鼎以來地多兵燹西陵尤居其衝魯靈光之亟待釐飭

不自今日余蒞任來久愴心目會以災侵軍旅未暇兼及今幸四隅清晏爰集闔邑大夫士庶叶吉鳩工經始於康熙五年丙午春正月落成于□■

■聖殿既已改觀而東西兩廡明倫堂以迄名宦鄉賢諸祠靡弗以次整贍卽櫺星戟門庖庫之類亦各美哉輪奐舊構再覩鼎新庶可永瞻無斁矣雖然築虔丹雘仰綏昭格以教相先者有司之職也家絃戶誦被服古訓者諸生之事也盥櫛講義數學相長者樂比先生之事若晨而提命夕而糾繩以佐師訓所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六

不及則又闔邑諸父兄之責也學成尚其上下鼓舞濟濟環橋考兩序鐘鼓陳三代琬琰羽翼六經以蔚國華於昭代將上窺洙泗真傳闡二程宗旨不第麟麟炳炳在科名勲業間矣勗哉陂人予日望之

重建黃陂縣堂碑記

楊廷蘊

封建之治合萬國之懽心以燕天郡縣之治體一人之仁愛以親民燕天者予君親民者予吏故先儒有言曰上而與天最近者天子也下而與民最近者縣令也士君子積學有年莫不思操刀而割以發抒所

學迨乎服官則百里之內事無大小咸長吏一人口責于是鳴琴之座遂爲積勞茹苦之藪亦其可幸無罪斯已難矣余乏長才又多踈節叨茲衝劇重地業已日不暇給且自下車來早潦頻仍繼以軍興旁午雖改作之繫念實殷而瀕年之掣肘已極當斯而遽講土木誠時詘舉羸然余伏而思之人臣供職當從國家所崇重者舉行不應藉口時艱偷緩時日況今朝廷軫恤元元特嚴縣令而凡分以內事何在可自諉乎抑嘗聞之吏治推漢近古文景而後孝宣則耑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七

責二千石法綜覈而意忠厚史冊稱焉然以二千石下視群黎分似近矣勢則猶睽凡勤苦疾痛呼天不即聰呼父母不即應能爲朝發夕收者莫縣令若故論定銓典凡一甲特授清華外餘皆概親民隱先以一切簿書刑名錢穀之事試可乃得以次晉除以是講求軫恤至計不但遠邁孝宣視文景尤爲親切可見縣令雖卑寔係元元請命之重如此使出政渙號之地不加嚴飭褻名位而輕朝廷莫此爲甚余故首劃大堂鼎新不日前而應門相繼瞻舉凜然法庭

之翼翼焉九此皆余倥偬交迫之餘不辭勞瘁而兼舉者也又皆余不費一□鏹不借一民貲取俸薪以終前茲之畝而肯後來之構者也傳口無關國恤君子不舉焉余竊恥其義以上荅軫恤元元倚重請命之意西陵父老相與後先扶杖躋此公堂誠不似向日之頽廢矣乎

東公館記

楊廷蘊

古者太史採風皇華傳命所過之處必停車問俗而屬在郡縣莫不掃室以待之至通都大邑過客益繁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八

則館舍尤亟陂邑南徧省會北連中州遠達京師西□滇黔陝蜀車轍馬跡往來如織使不有官舍以息車馬無論行部風塵實深蹶蹶而褻簡書慢賓旅實有司之辱也數年來楚氛未靖供億孔棘先是治陂者未暇修建憲旌至止借寓民居非一日矣予自壬寅蒞茲土顧瞻縣治慨然念行人之無以駐節也即於縣東偏百武開瓦礫倣故址擇日鳩工建中廳三楹頭門三楹後舍三楹右班房三楹廚房二楹不費官帑越月落成由是軒輶戾止咸有賓至如歸於時

廬旅之樂矣吾聞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譏之茲幸憲司翼翼門尹除門司里授館膳宰致餐廩人致餼豈復有行臺不恭壤垣露處爲我下邑罪乎雖修舉者不止此而茲則一邑之急務也然則云東者何志其處且以別他館也故西公館不復記焉

重建關夫子廟記

楊廷蘊

公之神靈無乎不在故無乎不祀無言陂矣陂爲吳魏要衝當景升在日公與昭烈蟠伏新野無一日不經營茲土以拒魏與吳也及劉琮不守遂屬曹瞞至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九

赤壁鏖兵後乃竟爲吳有矣迨公鎮荊州而茲土又爲荊州門戶蔽蜀者荆蔽荆者陂陂雖蕞爾或偏師出漢或連艦浮江扼此咽喉於以東襲吳而北掩魏也又何難哉則茲土之爲公注念也無疑沒而憑依也又無疑陂人沐其德而懷其賜特祠歲祀禮也曩者楹榱不具烏鼠爲宮瞻仰不旣無禮歟卜五陳公即予謀新之予偕卜翁各捐二百金庀材鳩工旣告成事而是邑父老則與羣拜而喜曰方今俗偷人忒他神猶莫能威惟公靈爽實足禡諸奸之魄其有不

□□□者今得驚讐以佐王法所不加矣予謂卜翁
□□□豈其然乎予不德敢以二三人煩神聽竊維
□□之□帝王之治原無他奇要惟敦人倫全至性
□無負鬚眉中子臣弟友乃稱今古獨至之一人恒
忠公當日正群雄角帝之時而英姿偉畧與昭烈日
夜同坐臥雖流離下邳長坂間屢挫而逾壯萬死不
回以植大節於天下每每警備非常輒囊髯露刃士
卒爲徒從千人重鎧中侍立終日嗟乎千百年來君
臣朋友之義權而經奇而法至公始無餘憾願不稱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十

於劉晁之在江陵或且形之咏歌競爲稱道嗟乎願
余何人乃致是應意昔人所稱偶然者至予則真偶
然爾然一時響應曾不旋踵藉非社稷之靈神力之
庇曷以致是則神之惠吾陂也大矣况予有夙心猶
能一日忘乎爰是因其舊址鼎新廟貌復邀神力以
觀不日之成余爲記事於石俾神之聖不可知者於
陂之父老子弟永使聞焉

自公堂記

楊廷蘊

余自壬寅來陂舊署蔽風雨者曾不數椽隨解橐建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二

內廡七楹課書牘於其中顏曰自公義何居乎邑大
夫發號施令與吏民相見必於大堂是視若一邑之
大庶民之衆各鄉保會之遙其所爲號且令者或不
能臨事而猝圖之也當先於退食之地講朮探討而
後大堂徵發庶幾就理故昔之循吏晝作夜思而民
隱畢達大都多得之閉閣之餘蓋大堂以出治而退
食以圖治古盛王宣室夜分猶不禁前席良有以也
今出宰百里地方利弊疾苦痼瘵悉由一人使一事
不考究一夫不軫念而百里內外顛連見告者多矣

余之首庀自公誠以內舍雖微環陂聞聲於斯睹形於斯設身請命於斯相見及之不相見亦及之民艱國恤繫此究圖實與大堂相表裏豈徒取以自安而顧謀之亟亟也哉今四年來陂邑紀綱無不大小粗立以至民情欸曲無不肯縈熟嘗皆由自公之討論有素故所應差得自諒爾是大堂之建所關固在治體自公之搆攸係端在治先後人繹是義而夙圖之未必無小補也遂援筆爲之記

遊木蘭山記

陳天策

宜興人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三

縣志治北六十里有木蘭山傳爲初唐女將軍故里也余讀而疑之疑比郡易水亦有木蘭舊址地既不一徐文長稱木蘭代父花弧者從軍姓又各殊讀書人慧心碧眼肯爲假題目所賣耶然考易水出塞道可不渡黃河又其俗父呼爹不稱爺合之占樂府木蘭非易水可借明矣傳奇從無信本四聲猿借題發抒牢騷尤不足據今古墓儼然山麓里人歲捺壺酒豚蹄以奠其爲故里復奚疑哉丙午春暮得遊茲山鬱拔嵯峨帶長川而礪群岫誠有如將軍雄峙萬大

中山靈咸辟易然者緇衣羽士各寄焚修於其間在將軍正如安挿投誠布列召募或遙恃爲犄角或散結爲連營合全勢以壯陂邑之比門鎖鑰誠巖巖名勝哉惟木蘭功高沙漠十二年雖未肯拜尙書封爵其營置宅第應開府以建大將旗鼓矣顧廟貌咫尺接古坊曾不能中庭旋馬且又併其寸題尺桷而堵廛之地偪窄而人喧譁以視焚修諸勝之弘敞莊嚴不啻天壤夫山以木蘭名千百年于茲矣顧名以思似應有憫然心目者何是鄉縉紳先生騷人墨士竟與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十四

愚夫婦同懵懵曩今如一轍耶昔李青蓮愛九子山峰如蓮易名九華故九華盛推海內猶茲山得名之由木蘭也乃化城金碧擬於王居青蓮僅僅一祠不知廢自何年近始得三韓張公構數椽以表舊蹟之萬一夫木蘭青蓮皆初唐開山之祖顧咸以文章志節根本吾儒見罍於外道不獲錄卽未盡遭淪滅乃如餼羊之去而僅存碩果之剝而不食良可悼嘆况吾儒本教平淡無奇還視青蓮木蘭更如嚼蠟亦安望其見尊流俗耶茲因木蘭以懷青蓮則如木蘭之

堪懷者何止青運後之撫名山以念木蘭猶予之□
木蘭以念九華也

登木蘭記

屠

達

南蘭人

楚多名山大澤奇秀甲天下異人往往間出余過楚
未能歷覽其勝也昔人云身到處莫放過余心識之
間嘗訪三閭之淵問雙鳳之址登黃鶴譚白雲之詩
過鸚鵡弔漁陽之鼓臨赤壁想見公瑾之英風諷詠
坡仙之二賦眺仰橫睇流連不能去一日聞木蘭爲
西陵最勝詢之即唐初女將代父從征者也余每稱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五

木蘭忠孝爲古今第一奇女子而史冊不載嘗竊怪
焉今名山木蘭即其故里遺塚宛然非若二氏之說
荒唐無據者矣余往登之見山勢嵯峨羣峰攢簇爭
爲奇狀其偃蹇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阿其怒拔而
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翠磴千盤丹崖百尺以至澗
斷別開一徑山面忽露數峰岩壑之竒未易彷彿及
扳緣以升百折而上薄暮乃臻絕頂憑眺其巔勢與
雲叅煙霏霧結四顧渺然迴出天外誠三楚之極□
也然其間爲寺爲院爲古剎爲新建所在都有而□

□欲墜者予惴然下輿摳衣步行上幾二里回顧下古寺已不可復得矣突見一剝倚崖臨空磬聲隱上則爲上古寺其前古木蒼然以深其後諸峯傑然而挺問之則爲捨身岩是山之最峭者仰視山花紅艷掩映上下不禁嘆異之過此曲折而東路逼窄又下輿行數十武見一石橫路傍高數丈許其形似虎青苔鱗鱗輿人謂我曰此襯腰石也山行者以小石撐之能有力焉予不覺失笑又里許觀閣對列羽衣錯處有一岐路南上則爲東泉庵北上則爲一天門因

曲折而北山路陡絕努力百級則爲木蘭將軍祠祠宇湫隘傍爲行貨者所占嗟乎山以木蘭名則木蘭其主也而其他梵宮道觀弘敞高大擬於王者而茲亘古奇傑之一人乃落落塵封半爲客據殊可怪異復一折而北山愈峭徑愈絕地愈勝足不能上予思遊山不及頂不惟不能盡山之奇而且負茲遊也因偃僂攀索而進未數武而力已憊矣因坐少頃作吳牛喘兩股頻嘶相視諸先生亦皆汗浹於面童僕無人色輿人相扶復上數十級至眞武殿方濶數十丈

憑高振衣若與天近南望武昌漢水鶴樓鳳凰之勝
隱然見題詩崔子玉笛仙人焉其北則光羅諸山若
遠若近若隱若見叔敖衣冠葛洪紅杏髯髯在日而
春中遺烈猶有存者西望孝昌則思聞穀於菟之忠
董公永之孝東俯齊安慨然太息念東坡赤壁雪堂
竹樓之勝而未及一至徘徊四顧恍惚欲仙又曲折
而西一峯忽起上爲玉皇閣傍爲聖母祠前俱石欄
憑闌俯視壁立千仞深不可測遠見上古寺寒烟一
簇於樹影中與諸先生少憇石盤而殘霞片片半落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十八

西山日云暮矣山僧前導別從一徑而下至半山宿
於觀音閣因謂僧曰山有白雲洞木蘭塚去此幾何
僧曰不過五里許爾相與期作明日遊乃是夕春雨
蕭蕭竟夜不止曉起視之濃霧滿山歸路盡失古洞
在望杳不可即噫嘻旣得與於茲山之遊而不能盡
茲山之勝豈非幽巖絕巘得至與不得至有幸有不
幸歟不得已遂崎嶇躑躅而歸俛仰山容怏怏若失
惟有夾谷細香觸鼻而至松枝濕翠點染衣袂而已
低徊思之□下能盡探此山之奇而其大槩已恍然

在目矣因約畧爲之記□

朝陽洞記

向古邑人

洞距城廿五里許自太陽山蜿蜒而來山脊斷續忽一峯起怪石峻嶒結爲巖壑勢東向故名朝陽懸□下覆如蓋虛中可容十數人內塑有大士像頂平而圓可蒲坐可席臥可遠眺可列飲旁有庵名解脫庵側種茶數百本名小峴春崖端有亭名納納邑士子讀書其中四壁屹立週遭蒼枝虬幹錯以翠篠盛夏無暑尋磴攀引盤旋而上頗極幽勝亦邑之小洞天

黃陂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九

云

木蘭山聖母殿記

楊廷蘊

大士化現無方其爲覺路金繩迷津寶筏接引後來者甚衆如化爲老母磨杵作鍼以悟 眞武玄帝遂精修不倦以至道成後復化龍宮聖母引之飛昇至今盛傳其事今大士玄帝香火徧天下而化現之像闕如嘗考其地在襄陽太和山北今磨鍼澗即其遺蹟余宦遊來楚時向往之未能一至其地也然執地以朮猶刻舟耳大士之在人世如泉在地中隨地□

出彼掘地得泉而謂水專在是識者笑之矣去秋登木蘭上有聖母殿呼山僧訊之卽大士化身接引玄帝飛昇之像一爲瞻拜實獲我心或云此卽當年飛昇庭故岩名飛昇余不具論但遠近祈朮晨夕靡問多所感應豈非化現之無方哉特依岩爲殿地苦窄隘未愜余心因語山僧謀爲改葺以就寬平俾卽鳩工告成不日則飛昇岩在是可無問磨鍼澗矣

第十三卷終